

Brideshead Revisited

F Evelyn Waug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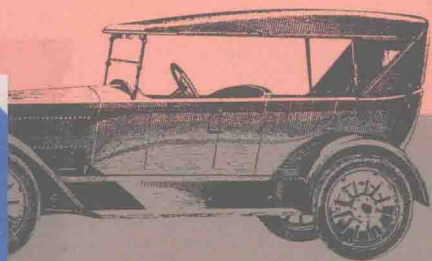
故园 风雨后



我也曾有过

美好如田园牧歌般的生活

（英）伊夫林·沃 / 著 王杨 / 译



非外借



Evelyn Waugh

Brideshead Revisited

故园风雨后

[英] 伊夫林·沃 / 著

王扬 /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明星天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园风雨后 / (英) 伊夫林·沃 (Evelyn Waugh) 著;
王扬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8

书名原文: Brideshead Revisited

ISBN 978-7-5404-8534-4

I . ①故… II . ①伊… ②王… III .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6412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经典

GUYUAN FENGYU HOU

故园风雨后

作 者：[英] 伊夫林·沃

译 者：王 扬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吴文娟

策划编辑：王巨咄

特约编辑：李甜甜

营销编辑：徐 燧

版式设计：李 洁

封面设计：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5mm × 1270mm 1/32

字 数：310 千字

印 张：14

版 次：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534-4

定 价：4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献给 劳拉

我不是我；你，亦非他或她：
他们，并非他们。

E.W.

查尔斯·赖德 - 主人公，也是故事的叙述者

塞巴斯蒂安·弗莱特 - 主要人物，查尔斯·赖德的好友，外貌惊艳，气质出尘，
后因家庭的束缚远走他乡

茱莉娅·弗莱特 - 塞巴斯蒂安的妹妹，后与查尔斯相爱

马奇梅因夫人 - 塞巴斯蒂安的母亲，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掌控着全家

雷克斯·莫特拉姆 - 茱莉娅的丈夫，交游很广，极富手段

安东尼·布兰奇 - 查尔斯和塞巴斯蒂安在牛津时的好友

桑格拉斯先生 - 牛津大学历史讲师，企图讨好马奇梅因夫人并从中获利，后被
赶走

西莉亚·赖德 - 查尔斯的妻子，博伊·马卡斯特的妹妹，后与查尔斯离婚

马奇梅因勋爵 - 塞巴斯蒂安的父亲，早些年逃离了家庭，居住在威尼斯

布赖兹赫德（布赖德） - 塞巴斯蒂安的哥哥，性格怪异

科迪莉亚 - 塞巴斯蒂安最小的妹妹

堂兄贾斯珀 - 查尔斯的堂兄，在牛津时经常教育查尔斯

卡拉·希克斯 - 马奇梅因勋爵的情人

“我”的父亲（内德·赖德） - 查尔斯的父亲，与查尔斯不和

博伊·马卡斯特 - 查尔斯和塞巴斯蒂安在牛津时的朋友，查尔斯妻子的哥哥

麦凯神父 - 为马奇梅因勋爵做临终忏悔的神父，深信天主教徒临终时都会进行
忏悔

贝丽尔·马斯普拉特 - 布赖兹赫德的妻子

库尔特 - 塞巴斯蒂安在突尼斯认识的德国人，一直受到塞巴斯蒂安的照顾，后
死于军营

布伦达·钱皮恩 - 雷克斯的情人

范妮·罗丝康芒 - 马奇梅因家的亲戚

阿洛伊修斯 - 塞巴斯蒂安的小熊

胡珀 - 战争时期查尔斯的部下

再版序^[1]

这部作品此次再版，做了不少小的补充，同时进行了一些实质性的删减。它令我渐渐失去了以往在同代人中所享有的尊重，引我走向了一个陌生的世界，那里充斥着来自书迷的信件和各类报刊摄影记者的围追堵截。它的主题——天恩对一群命运截然不同却紧密相连的人之作用——也许宏大得有些刻意，但我无意为此致歉。让我不甚满意的是它的表现形式，这其中明显的缺陷，大概要归因于写作时的自身境遇。

1943年12月，我在跳伞训练时受了轻伤。这反倒成了一件幸事，让我有机会在服役的过程中休养。随后，这难得的空闲期又因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指挥官而延长，让我可以等到1944年6月这

[1] 本书于1945年首次出版，此序为1960年再版时所作。

部作品完成时，才回归部队。创作这部作品时，我时常感到一种陌生的激情，同时又伴随着对重返战场的渴望。对我而言，那是一段现时的穷困与令人惶恐的灾难彼此交织的阴暗时光——大豆与基本英语^[1]填满了生活里所有的缝隙。这使得整部作品对美酒、美食、仍在眼前的往日繁华和精致华丽的语言风格都充满了饥渴之感。但这些令现在已不再贫乏的我有些倒胃口。我已经对那些粗俗的段落进行了修改，却无法清除干净，因为它们是这本书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一直对茱莉娅犯下大错后的彻底爆发，以及马奇梅因勋爵去世前独白的处理举棋不定。这些片段当然无法如实记下当时真实发生的言语。但它们的写作手法确实不同，就像早期查尔斯与他父亲之间的场景。我本无意把这种手法运用在这部竭力逼近真实的作品之中。但在这里我执意原样保留它们，因为就如同勃艮第（Burgundy，好多书都把这个词拼错）美酒和月光一般，它们都是全然于心情的书写；也因为读者喜欢它们——虽然这并非我要考虑的头等大事。

1944年的春天，还没人能预料到英国老式乡间别墅当下受到的狂热追捧。在那时，这些先辈留下的、可以代表我们国家艺术美感的建筑，似乎难逃衰败和被抢掠的厄运，就像16世纪的修道院一样。于是我才辅以热忱，将其安置在作品之中。布赖兹赫德

[1] 基本英语（Basic English），一种人造语言，它基于英语的一种简化版本而产生，选取了850个英语单词作为基本用词，由英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查尔斯·凯·奥格登（Charles Kay Ogden）创造。在“二战”期间及之后一段时间内风行。

庄园现今已向游客开放，其中的珍宝也经由专家之手重新排布，庄园的建筑甚至比马奇梅因勋爵时期保存得更加完好。英国的贵族们在某种程度上保有了自己的身份，这在当时看来似乎也绝无可能。类似胡珀式的行军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制止。因此这本书从某个角度看像是对空棺材唱出的颂词。这些内容，倘若不被彻底毁掉，就绝无可能符合今日之情状。这本书其实是写给年青一代的读者们的，作为一份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品，虽然它表面上写的是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故事。

伊夫林·沃

于库姆弗洛里

1959 年

再版序 .001

序幕 故园风雨后 .001

第一部 我也曾在阿卡狄亚生活

第一章 .020

初遇塞巴斯蒂安·弗莱特——以及安东尼·布兰奇——初访布赖兹赫德庄园

第二章 .046

堂兄贾斯珀的“大抗议书”——对魅力的警告——牛津的周日早晨

第三章 .073

家中的父亲——茱莉娅·弗莱特小姐

第四章 .094

家中的塞巴斯蒂安——国外的马奇梅因勋爵

第五章 .126

牛津的秋天——与雷克斯·莫特拉姆共进午餐——与博伊·马卡斯特同享晚餐——桑格拉斯先生——家中的马奇梅因夫人——塞巴斯蒂安与世界为敌

第二部 故园凋敝

第一章 .182

桑格拉斯被戳穿——我离开布赖兹赫德庄园——雷克斯暴露

第二章 .219

茱莉娅和雷克斯

第三章 .247

马卡斯特与我保卫祖国——国外的塞巴斯蒂安——我离开马奇梅因宅邸

第三部 拉动命运之线

第一章 .276

暴风雨中的孤儿

第二章 .323

预展——家中的雷克斯·莫特拉姆

第三章 .340

喷泉

第四章 .364

塞巴斯蒂安与世界为敌

第五章 .384

家中的马奇梅因勋爵——死于中国客厅——尘埃落定

尾声 故园风雨后 .421

序幕 故园风雨后

当爬上山头，来到 C 连驻地的边界时，我停下来，回头望了望山下的营房。透过清晨的薄雾，整片驻地一览无余。那是我们就要离开的日子。三个月前，当我们进驻这里，地面上还白雪皑皑，而此时，初春的第一片绿叶已经展露枝头。那时我便想，无论再怎样荒凉的场景出现在我眼前，都不会比此刻更加残忍。直到现在，我也丝毫找不出任何有关这里的美好回忆。

我与军队之间的爱，其实早已死去。

这里是电车线路的尽头，从格拉斯哥回来的醉汉可以一直在座位上打盹儿，等着到终点时被人叫醒。从电车站到营地还有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程，他们可以趁这段时间，在经过警卫室前扣好上衣扣子、整理好军帽。这四分之一英里本是水泥路，现在却长

满了野草。这里是城市的尽头，鳞次栉比的居民区与霓虹闪烁的电影院在此终结，穷乡僻野由此开始。

营地所在的地方，不久前还是牧场与耕地。农舍依旧处于小山的怀抱之中，不过已经被改造成营地办公室；常春藤仍旧爬满围墙，围墙庇护的地方曾是一片果园，现在也仅剩下半亩破败的老树，立在我们的洗衣房后面。在军队进驻之前，这里本已计划要被夷为平地。也就是说，如果再有一年的和平，这里就不会有农舍，不会有围墙，也不会有苹果树。光秃秃的河岸间，五英里半的马路已经建成。马路旁纵横交错的明渠，说明市政承包商已经着手设计排水系统。再有一年和平，这里就会成为近郊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冬天时住过的小屋正在等待被拆除。

路对面有一幢建筑，时常招来许多闲言碎语和冷嘲热讽。那是一所疯人院，即便在冬天也被树木半掩着。这幢建筑无论是坚固的围栏还是庄严的大门，都让我们的营地相形见绌。在暖和的日子里，我们会看到一些患者在整齐的碎石小路与美丽的人工草坪间漫步、跳跃。这群幸福的叛国者，放弃了力量悬殊的抗争，抛却所有质疑，扔下一切责任，以这个文明世纪的法定继承人的身份，安然享受着这份遗产。当我们经过时，士兵们常常会冲着围栏那边喊：“老兄，帮我把被窝焐热吧，我用不了多久就会过去！”不过我们新来的排长胡珀，却很嫉妒这些人的优越生活。“要是希特勒来了，准会把他们统统扔进毒气室，”他说，“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跟他学学。”

我们在隆冬时节进驻此地，那时我带来的还是一群生龙活虎又心怀希望的士兵。当我们从沼泽迁移到这片港口区域时，我们

最终要前往中东的消息已经传开。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只是每天扫雪、整理阅兵场地，我看着他们从失望变成无奈地顺从。他们贪婪地捕捉着空气里炸鱼店的气味，竖起耳朵听着熟悉的、和平时期工厂传出的汽笛声和舞厅乐队的音乐声。休息日，他们会无精打采地站在街角，在军官走过来时偷偷溜掉，生怕敬礼的样子会让自己在新任情妇面前丢脸。在营地办公室，有一大堆申请小额补贴和假期调用的条子等待批复。仅仅是在半战斗状态下，每天一大早迎接我的，却都是装病者的哀号，以及满腹牢骚的士兵一张张哭丧着的脸和呆滞的眼神。

而我，本该担负鼓舞他们的责任，但我已自顾不暇，又怎么帮他们呢？原先把我们整编起来的那位少校，现在已经提干离开了。继任者来自其他团，年轻一些，但不那么友善。战争爆发时招募来的那批在食堂工作的志愿兵，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他们离开的原因五花八门，反正已经走得差不多了：一些自行退出，一些晋升到其他部队，一些进了参谋部，还有一些志愿当了特工；有一个在射击场自杀，还有一个上了军事法庭——他们的位置被那些应征入伍的士兵取代。如今，广播不停地在前厅播放，晚饭前就被喝光的啤酒也越来越多。这里不比以前了。

在这里，不过三十九岁，我就明显觉得自己老了。每到夜晚，僵硬和倦怠都会侵袭我的身体，让我不愿走出营房。我开始养成固定的习惯，只坐那几把椅子，只看那几份报纸。我每顿晚餐前都要喝上三杯杜松子酒，不能多也不能少。我听完九点钟新闻就立刻上床睡觉。我总会在清晨起床号吹响前一小时醒来，躁郁不安。

在这里，我最后的爱死去了，死得悄无声息。某天，就在离开营地前不久，在起床号吹响前，我醒了过来，独自躺在营房里，凝视着全然的黑暗，旁边还有四位呼吸深沉、偶尔嘟囔几句的同伴。我开始琢磨这一天要做什么，是不是已经写下了要参加武器训练课程的两个下士的名字？这批请假回去的士兵中，是不是又是我的手下逾期回来的最多？我可以放心让胡珀带新兵班出去勘察地形吗？躺在黑暗里，我惊讶地发现，心里一些长久以来令我厌烦的东西已经悄然死去，就像一位丈夫时常有的感受：在结婚第四年突然意识到，自己对那个曾经爱过的妻子不再有渴望、温存和尊重；无法从她的陪伴中体会到快乐，不再想取悦她，也不再对她的言行及所思所想感到好奇；不再期望让一切重回正轨，也不再为这不幸的境况自我苛责。我了解这一切，当婚姻幻灭，一切都变得单调乏味。我们曾紧密相连——军队与我，从第一次强行求爱直到现在，此刻却什么也不剩，除了法律、责任和习俗带来的冰冷联结。我演绎了这个家庭悲剧的每一幕场景，发觉早期的争吵来得愈加频繁，眼泪越发无用，和解渐渐换不来甜蜜，直到双方的情感变得淡漠，指责愈加冷酷，错不在己而在对方的想法越发根深蒂固。我抓住她话语中的每处错误，并且学会在她犯错时表现得忧心忡忡。我从她的眼神里读出因无法理解而产生的空洞与愤恨，从她紧抿的嘴角上找出有关自私与一意孤行的蛛丝马迹。我了解她，就像一个人必须了解日复一日和他共同生活了整整三年半的那个女人一样。我了解她的邈邈、魅力与技巧，了解她的妒忌心和追逐私利的热情，以及说谎时手指上不自觉的小动作。此刻她已经魅力全失，不过是个志趣不合的陌生人，而我却